



庐隐

自述

庐隐著 / 文明国编

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

与冰心、林徽因并称为「福州三才女」，有代表作《海滨故人》《象牙戒指》《二》《情书集》等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名人自述系列

庐隐自述

LU YIN ZISHU

庐隐著 / 文明国编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庐隐自述/庐隐著;文明国编.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7

(二十世纪名人自述系列)

ISBN 978-7-5396-5017-3

I. ①庐… II. ①庐… ②文… III. ①庐隐(1898~1934)
—自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8099 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宋潇婧 王婧婧
特约编辑:韩美玲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63533889

印制: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5714687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12 字数:200千字

版次: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编 自 传

庐隐自传	3
童年时代	3
中学时代	21
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	27
第一次的教员生活	32
大学时代	36
著作生活	48
思想的转变	55
社会经验	60
其他	67
呖 语	78

一 我的朋友	79
二 北海里的黄昏	79
三 雨云一瞥	80
四 相思中的海滨精庐	81
五 浮家海上的哥哥	81
寄天涯一孤鸿	83
寄燕北故人	94
灵海潮汐致梅姊	100
一 鸡声茅店月	102
二 动人无限愁如织	104
三 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106
四 寒灰寂寞凭谁暖 落叶飘扬何处归	109

第二编 云鸥情书选

云鸥情书选	113
二 寄异云	113
四 寄异云	114
七 寄异云	117
十 寄冷鸥	118
十九 寄异云	119

二十 寄冷鸥	120
二十一 寄异云	121
二十四 寄异云	122
二十九 寄异云	123
三十一 寄异云	125
三十三 寄异云	129
四十 寄异云	133
四十五 寄异云	134
五十四 寄冷鸥	136
五十五 寄异云	136
六十六 寄异云	138

第三编 悼念与追忆

丁玲之死.....	143
悼郭梦良——郭君梦良行状	145

第四编 萍踪记游

秋光中的西湖.....	153
离开东京的前一天.....	162
扶桑印影.....	169

庐

隐

自
述

第一编
自 传



庐隐自传

童年时代

当一个成人，回忆到他童年的时代时，总有些眷怀已往的情绪吧！——本来一个人的最快乐的时代，要算是无责任、无执着的童年时代了。但是我却是个例外，我对于我的童年回想起来，只有可笑和叹息！

我的父亲是前清的举人，我的母亲是个不曾读书的旧式女子，在我诞生之前，我母亲已经生了三个男孩，本来我的出世很凑巧，正是我父母盼望生一个女孩的时候。可是命运之神太弄人，偏偏在我生的那一天外祖母去世了，母亲因此认为我是个不祥的小生物，无心哺乳我，只雇了一个奶妈把我远远地打发开，所以在我婴儿时代，就不曾享受到母爱的甜蜜。据说我小时最喜欢哭，而且脾气拗傲，从不听大人的调度，这一来不但失掉母亲的爱抚，就是哥哥们也见了我不喜欢，加着身体多病，在两岁的时候，长了一身的疮疥，终日号哭；母亲气愤得就差一棒打死，

还是奶妈看着我可怜，同我母亲商议，把我带到她家里去养，如果能好呢，就送回来，死了呢，那也就算了，母亲听了这个提议，竟毫不踌躇地答应了。

我离开家人，同奶妈到乡下去，也许是乡村的空气好阳光充足吧，我住在乡下半年，疮疥竟痊愈，身体也变强壮了。当我三岁的时候，父亲放了湖南长沙的知县，因此接我回去，这时一家人都欢天喜地的，预备跟着父亲去享受荣华富贵。只有我因为舍不得奶妈，和她的小女儿，我心里是悒悒的，终日哭声不止，父亲看见我坐在堂屋里哭，向我瞪着白眼怒吼道：“哭什么，一天到晚看着你的哭丧脸，怎么不叫人冒火，再哭我就要打了。”我这时只得忍住哭声，悄悄地躲到门背后去。

当我们坐着船到长沙去时，我幼小的心灵，不知为了什么伤损，终日望着海面，呜呜地哭，无论哥哥怎样哄骗，母亲怎样恫吓，我依然不肯住声。这时父亲正同几个师爷，在商议办一件什么文案，被我哭得心头起火，走过来抱起我，就向那滚滚碧流里抛下去，谁知命不该绝，正巧和一个听差的撞了个满怀，他连忙抢过我逃开了。——这一件事情，当时因为我仅仅三岁，当然记不清楚了，不过，后来我年纪较大，母亲和姨母们偶尔谈起，我才知道，同时不免激起我一种悲楚的情流，假使那时便葬身于江流，也就罢了，现在呢，在人生的路途上苦挣扎，最后还是不免一死，——这一支灰色的眼镜戴上后，使我对于人生的估价是那样无聊消极。

我六岁的那年正月，父亲得了心脏病，不过十天就去

世了，那时，母亲才三十六岁，而最大的哥哥仅仅十五岁，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才四岁。这一群无援无助的寡妇孤儿，立刻被沦入愁河恨海之中了。母亲是一个忠厚人，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狼狈局面，简直无法应付，幸喜还有一个忠心的老家人和父亲的同僚们把父亲的丧事将就办了；一方面把父亲当年所存下的一万多两银子和一些东西都变卖了，折成了两万块钱的现款，打了一张汇到北京的汇票——因为我外祖母家住在北京，我舅父见父亲死的消息，立刻打电报，接我们到北京来。

在我父亲七满以后，我的大哥哥同那个老家人，运父亲的灵柩回福建祖莹安葬，我母亲带着我二哥哥——这时三哥已经去世，同我们两姊妹，还有两个婢女，一个女仆，坐船到汉口，换京汉车到北京——正好半路遇见黄河水涨，堤决水奔，顷刻间平地水深三尺，铁路车轨也浸坏了。火车停在许州，母亲这时因为哀伤操劳过度，身体感觉不舒服，车既不能前进，旅馆又都被大水冲坏了，常困车上，就是没病的人已受不住，何况是个病人呢。这时我同二哥哥只围在母亲跟前哭，母亲呢，神志昏沉，病势似乎不轻。后来幸喜这地方的站长李君也是福建人，而且大家谈起来，他们和我的舅父很相熟，所以便请我母亲搬到站长家里去小住，等水退时再作行计——站长的房子位置在一座小山上面，水所淹不到的地方。李站长的母亲是个极慈善的人，他看见我母亲遭了这样的大不幸，孩子们又小，所以非常亲切的对待我们。不过他那里房子有限，我们的人太多，势不能都住在他家，因此便叫女仆和两个婢女带

着我，另住在离站不远的唯一的客栈里，我那时对于母亲的病，还不懂得着急，每日同婢女们玩玩闹闹。有一天中午，我去看母亲，只见她如同发了疯，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丢在地上，就是那件放汇票的贴肉的衬衫也剥了下来，幸好老太太看见了，连忙替她收了起来，不然我们一群幼弱真不知此后，如何生活呢！

母亲的病势一天重似一天，李老太太替她各庙里烧香求佛，但是苍天不仁，百唤不应，眼看得不济事了。李站长忽听见朋友们说，有一个名医，从京来由这里路过，现在也被水阻在这里，所以连忙派人请了来。诊察的结果，他说母亲虽不是这么大病，只为了忧伤过度，又加着受了些感冒所以内热不清，并且身体也虚，必要长期保养，才能望好。

母亲自从吃了这位医生的药，病势渐渐的轻了，在许州整整养了三个月，才好了，这时黄河水势已退，我舅父派我的二表兄到许州来接我们，母亲也急着要走，所以还等不到身体大复原就起身了。

到了前门车站时，我的三表姐、四表姐和大表哥都来接我们。我记得他们招呼我们在接待室里吃了一些点心，然后让我们上车——那时正在光绪末年，北平的交通用具，除了骡车还是骡车，这种车子，既颠簸又碰头，我坐在车里左边一个爆栗，右边一个爆栗，碰得我放声大哭。好不容易才到了舅舅家里，——舅舅这时候做的是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家里房子很大！并且还有一座大花园，表姊妹总在二十人左右，她们见我们来，都跑来看，

黑压压拥了一屋子人。舅舅进来了，母亲望着舅舅挥眼泪，舅舅不住摇头叹气，我同哥哥因为认生，躲在母亲背后，不敢见人。后来我的四表姊来，拿了许多糖果，才把我哄到里面套间里去，同小表弟们玩，——从此以后我们便在舅舅家里住下了，母亲所带来的两万块钱，舅舅替她放了一个妥实的钱庄里，每月可拿二百的利息，因此我们的生活比较安定了。

第二年舅舅请了一个先生，教我表兄和哥哥读书。我呢，便拜姨母为师——虽然她也不曾进学校，可是一向经我舅舅教她，也能读女四书一类的东西，请她教我这一字不识的蒙学生，当然是绰绰乎有余了。

读书对于我，真是一种责罚，每天姨母把一课书教好了，便把那间小房子的门反锁上，让我独自去读。我呢，东张张西望望，见这屋里除了一张书桌、两把椅子外，一无所有，这使我内心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荒凉，简直对于书一点趣味都没有。站起来从门缝里向外张望，有时听见哥哥们在院子里唱歌，或捉迷藏玩，我的心更慌了，连忙把书丢在一边，一窜两跳的爬上桌子去，用口水把窗纸沾湿了，戳成一个洞，一只眼睛贴着洞口向外看。他们笑我也跟着笑，他们着急，我也跟着心跳，一上午的光阴就这样消磨尽了。等到十一点多钟时，我听见门外姨母的脚步声，这一颗幼稚的心，便立刻沉到恐惧和愁苦的漩涡里去，如一只见了猫的老鼠般，伏贴的坐在书案旁，姨母走进门，拿过我的书，沉着脸说：“过来背书！”唉，可怜，我连字还认不清，又从哪里背起呢！我闭着嘴，低着头

头，任她怎样逼我，只给她一个默然，这使得姨母的怒火冒了丈把高，一把拖过我来：“怎样，你是哑巴吗，不然就是聋子，叫你背书，怎样一声不响！”我偷偷举眼瞟了姨母一下，晓得无论如何，不能再装聋作哑了。只得放小声音说道：“我背不出。”

“你怎么这样笨！一课书统共不到三十个字，念了一早晨，还背不出！……那么念给我听！”姨母是要借此下台，所以这样说。但是天知道我是连念也念不上来呢，可是又不敢不试着念，结结巴巴念了一句，倒念出三个别字来。这一来，姨母可真忍不住了，拉过我的手心狠狠的打了一十下，一面叹息着说：“你这孩子真不要好，你看哥哥妹妹哪个不比你强，你明天如果再这样不用心，就不许你吃饭！”

姨母托着水烟袋，怒容满面的走了，我揩干眼泪，走到母亲房里，谁知不是冤家不对头，偏偏碰见姨母也在这里向母亲面前告我呢，所以母亲一见我，便狠狠的瞪了我一眼，厉声厉色骂道：“天生成的下流东西，你还有脸跑来见我，为了你念书，不知叫我生多少气！”母亲越说越有气，拿起门后头的鸡毛帚子，按在床上，拼命的抽了一顿。姨母见打得凶了，才过来劝开，我负着痛躲在帐子里啜泣。可是我心里想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这样虐待我，有时也想从此改了吧，用点心读书，可是到了第二天一走进那间牢狱般的书房，我从心里厌倦，我情愿把白粉墙上的粉，一块块剝了下来，再不愿意去看那本短命的书，结果呢，自然又不免一顿毒打了。有时候也真因念不出书挨饿，可是这种

刻毒的责罚，再也不能制服我这拗傲的脾气。

母亲看见我，永远没有好脸色，同时一家人都觉得我这孺子真不足教，亲戚们都觉得我是个笨货，而我呢，因为众人的无情，也不愿见他们，每天除了被关在那间牢狱里的大半天外，我只是一个溜到花园里，和枝头的鸟儿、土里的虫儿为伍。

我这么一个笨得出了名的小废物，在这家庭中就连个婢女都不如。可是我也不管那些，每天依然是任着性要念书就念，不念——就是挨了打还是不念。有一次我这个笨孩子，居然使得这个家庭里的人大大的惊奇了，那又是一件什么故事呢？

有一天我姨母照例的教我书，教完以后，她不知忙些什么，匆匆的走了，竟把她的一只表，忘记拿去。这可是对于我绝大的恩惠，我拿起这只表，先细细把玩它的表面，这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于是把盖子弄开了，把内部的机器一件一件的拆下来摆满了一书桌，各式各样的机器真有趣，我独自开了一个小小的五金行，细细的赏鉴了，后来我恐怕姨母要来责罚我，因此慢慢仍旧照这些机件的原样安置好，除了拗断了发条外，一切都如原来一样，我依然把表放在原来的地方，吃饭的时候，姨母果然想起，便急急的来找。这时我当然怀着鬼胎，一声不响的静待发作，可是真巧，姨母拿起表便走了，她居然没有看出破绽来，我很高兴的跑去吃饭。下午我正在院子里玩，忽听姨母在屋里说：“唉，奇怪，我这表怎么开来开去开不满呀，莫非是发条断了吧，这可是怪事，早晨还走得好好的呀！”

我小小的心怦怦地跳着，不知怎么办才好，因想快躲起来吧，我不管一切地跑到花园里去，躲在那座假山里，过了一刻果然听见有人高声叫我呢，我细听听，认得是我二哥哥的声音，我再不敢答应，心想一定他们已发现我的秘密了。后来哥哥叫了一阵，见没有人答应，便又退出花园去，我观着他已走远了，才松了一口气。

渐渐的夜幕垂了下来，园子里冷清清，几阵风拂过树林，发出沙沙的响声，我小小的心镇静不得，只是要挨打，也只好认命了，无论如何，这个地方再不能留下去，一溜烟跑出院子，刚进了院子，只见妹妹大声叫道：“妈妈，姐姐在这里呢！”我想不好了，正预备再逃，已被母亲一把拖住了，先不问情由，捶了我几下，然后拖我到屋里，姨母也来了，起初她们问我表是不是我弄坏的，我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只瞪着眼，怔望着她们。后来母亲说若再不说话，要拿针来缝我的嘴，叫我永远不得说话，我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承认了，并把我怎样拆，又怎样装的事实告诉他们，母亲怒狠狠地骂道：“正经读书教死也不会，倒有这种鬼本事，毁坏东西。今天非要把她关在黑屋子里，饿她一天，看她以后还这样坏不？”母亲说完果然把我关在一间小黑屋里，那里头堆着一些破椅子、煤炭一类的烂东西，一股潮湿的臭气，实在难闻，但是一个无抵抗能力弱小的我，也只能忍受了。

在这种虐待下，我除了哭，竟想不到别的办法，同时我对于生命，开始了厌恶，在我小小的心灵中，虽然没有自杀清楚意识，不过我也模糊的觉得，假使死了，也许